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The Linguistic Studies of
the Bamboo Slips and the Silk Manuscripts

一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RESS

目 录

前 言····· 姚振武 / 1

简帛文献语法研究

上古汉语名量词地域分布初探 ····· 姚振武 / 3

一 上古个体量词及其地域分布 ····· / 6

二 上古集体量词及其地域分布 ····· / 21

三 上古临时量词及其地域分布 ····· / 32

《孙臆兵法》词句中意合法和连词的用法 ····· 李 玉 / 42

一 单句（或分句）中句子成分之间的联结方式 ····· / 44

二 复句中各分句之间的联结方式 ····· / 60

关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無”、“无”、“毋”

从混用到分化的历史思考 ····· 黄 珊 / 79

一 《银雀山》中“無”、“无”的混用 ····· / 79

二 《银雀山》中“無（无）”、“毋”的混用 ····· / 81

三 副词“毋”在后世用字上的分化 ····· / 83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的否定副词 ····· 黄 珊 / 87

简帛文献语义研究

简帛文献语义研究	孟蓬生 / 105
一 简帛词语的考释方法	/ 105
二 简帛词语考释	/ 123

简帛文献语音研究

简帛文献通假字所反映的上古鼻冠音与清鼻流音	张 洁 / 169
一 研究目的	/ 169
二 研究资料	/ 170
三 研究方法	/ 171
四 前人的研究	/ 173
五 简帛通假字所反映的鼻冠塞音声母	/ 174
六 简帛通假字所反映的清鼻流音声母	/ 180
七 结论	/ 192

简帛文献文字研究

简帛文献文字研究	王志平 董 琨 / 195
第一章 简帛文字研究概况	/ 195
第一节 简帛研究与古汉语研究	/ 195
第二节 简帛的史料价值与语料价值	/ 197
第三节 简帛文字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 199

第二章 文字、书写与简帛的关系	/ 202
第一节 文字和书写的载体	/ 202
第二节 文字载体与字体的分类——以“秦书八体”为中心	/ 205
第三节 秦汉简帛纸张等与隶书、草书等字体的演变	/ 211
第三章 简帛文字研究与相关制度	/ 222
第一节 简帛文字的书写形式与书写内容	/ 222
第二节 简帛文献与书体（字体）研究	/ 226
第四章 简帛文字研究与文字学	/ 233
第一节 简帛文字研究与古文字学的关系	/ 233
第二节 简帛文献与文字学史	/ 239
第三节 简帛文献对于一般文字学研究的价值	/ 241
第五章 简帛文字的特点	/ 271
第一节 简帛文字类型	/ 271
第二节 简帛文字的时代和地域特点	/ 275
第三节 简帛文字考释的焦点	/ 280
附录 简帛文献语料库目录及简称	/ 288

前 言

姚振武

19 世纪末至今的 100 余年来，大量汉代乃至战国时期的简牍、帛书的发现，引起历史、文化、思想以及科技界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汉语语言学来说，这同样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资料。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本真实可靠。传世文献屡经传抄翻刻，容易产生讹误，而出土的简帛文献则未经后人窜乱，较多保存了这一时期的语言原貌，因而具有极高的语料价值。第二，数量较多。上起战国，中历秦汉，下迄魏晋，竹木简的出土量已达到 20 余万枚，有数百万字的语料。第三，时代明确，有利于历时的和共时的研究。第四，地域特点鲜明，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秦汉时期的方言差异。第五，语体风格多样，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秦汉时期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分歧，了解从先秦汉语到中古汉语这一过渡时期的语言面貌，理清其发展脉络。第六，异文通假较多，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语音系统的复杂性，突破前人研究的樊篱。第七，简帛用字有助于解决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

王国维曾经指出：“新学问之兴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可以说，简帛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国内外研究者在简帛学的其他领域早已着手，成果颇丰。简帛文献的语言研究虽然陆续有人进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上看，仍然是目前汉语史研究中相当重要而又比较薄弱的环节。这就是我们启动本课题的主要动因。

根据本课题组成人员的学术专业情况，本课题分为简帛文献的语法研究、简帛文献的语义研究、简帛文献的语音研究、简帛文献的文字研究等方面。

语法研究方面。姚振武的《上古汉语名量词地域分布初探》，利用简帛资料地域分布明显、名量词特别丰富的特点，结合传世文献，首次对上古汉语名量词的地域分布进行了考察，并对各地域名量词的称量特点以及历史发展等进行了初步总结。这是一件繁杂却十分重要的工作，为古代汉语名量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李玉的《〈孙臆兵法〉词句中意合法和连词的用法》，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臆兵法》的句子成分及分句的连接方式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和研究。文章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指出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疑似错误 10 多处，保证了语法研究的材料的可靠性。文章表明，“意合法”是《孙臆兵法》句子成分的分句相连接的主要方式。文章将单句（或分句）中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方式分为主谓结构、动宾结构、补充结构、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并认为：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的方式当是与主谓结构，动宾结构、补充结构及动词谓语（结构）等方式属于同一个层次的结构方式。在分句的研究方面，明确提出了单句和复句均不应专设紧缩复句的新颖观点，并详细加以论证。文章还对《孙臆兵法》的语言材料的性质进行了阐述，指出：《孙臆兵法》的语言现象反映了简牍文献口语的特征。文章得出结论：秦汉时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是很接近的。这些看法都是有一定的新意的。黄珊的两篇文章，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無”、“无”、“毋”混用情况以及否定副词的相关问题做了有益的考察和探索。

语义研究方面。孟蓬生的《简帛文献语义研究》，集中力量对传统训诂学在简帛文献语义研究方面的实际应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简帛词语的考释方法”一节，分因形求义、因声求义、以义求义、语境求义、综合考证法等几个部分。其中“因形求义”部分特别提出的“根据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及其演变规律来探求字词意义”，“因声求义”部分特别提出的“根据语音的系统性和语音演变规律探求字词意义”，则是传统训诂学著作较少涉及和注意的问题。“以义求义”的训诂方法在有些传统训诂学者的头脑中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概念（比如把以义求义说成是直陈词义，把语义的表述和词义的探求混为一谈），所以作者在这一部分明确指出：“根据语义关系探求词义，就是运用词义本身的规律，通过词与词之间意义关系或多义词之间诸义项的比较，达到探求词义的目的。”这些论述表明，作者并不仅仅是运用简帛实例解说训诂方法，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

统训诂学理论的不足。至于“语境求义”、“综合考证”两种方法，过去的讨论较少，作者在这两部分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其中“语境对于词义的提示作用”、“语境对于词义的验证作用”颇值得留意。“简帛词语考释”一节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简帛词语考释的主要成果，是作者自觉运用以上方法所做的训诂实践。其中的一些见解，如“思”字、“图”字、“噬”字等的考释在后续的出土简帛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已经成为定论，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同和称赞。

语音研究方面。张洁的《简帛文献通假字所反映的上古鼻冠音与清鼻流音》一文，根据简帛文献中的通假字材料，参考谐声材料，对上古汉语鼻冠塞音以及清鼻流音声母的构成这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至迟在汉代还保留了 *mp-、*mph-、*mb-、*nth-、*ŋk-、*ŋg- 等鼻冠塞音声母和 *hm-、*hn-、*hŋ-、*hr-、*hl- 等清鼻流音声母，并且还保留了部分的清鼻流音 *sm-、*sn-、*sŋ-、*sr-。根据简帛文献中还残存着鼻音字与心母或生母字通假的现象，文章认为 *hm-、*hn-、*hŋ-、*hr-、*hl- 更早可能来自于 *sm-、*sn-、*sŋ-、*sr-、*sl-，因为 s- → h- 是一个常见的音变。文章从简帛文献通假字材料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照顾语音结构的系统性和对称性，因此结论比较新颖可靠。

文字研究方面。王志平、董琨的《简帛文字研究》，叙述和讨论了简帛文字研究概况，文字、书写与简帛的关系，简帛文字研究与相关制度，简帛文字研究与文字学，简帛文字的特点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不少章节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了简帛文字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密切联系，如文字、书写与简帛的关系，简帛文字研究与相关制度等。这些方面，一向为文字学家所忽略，本文则多所抉发。其中简帛文字研究与文字学，简帛文字的特点等章节是全文的重心所在。尤其是简帛文字研究与文字学一章，从俗字、古今字、同形字、形近字、错别字、假借字等各个方面剖析了简帛文献对于一般文字学的研究价值，对有关概念、定义辨析分明，所作论证也较为翔实，是比较有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本文在方法论上也较为注意，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同等对待，体现了“二重证据法”的精神。同时对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也很注重，经常在彼此的相互比较中凸显各自的特质和异同。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与甲骨文、西周金文等其他地下文献研究的一个不

同特点在于，同时还存在大量可资比对的地上文献（传世文献）。我们非常强调地下文献与地上文献的结合，以体现当时语言的真实面貌。因此，本课题最终成果实际是一本充分利用新出土的地下材料，结合地上材料，分专题进行研究的论文集。这一点，与当初的设想略有不同。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是一项新的、长期的工作。面对新的材料，我们提倡课题组成员充分发挥创新精神，“各言尔志”，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既然是“新”，就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错误，我们随时准备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不断改进、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断取得进展。

简帛文献内容丰富，年代确定，数量达数百万字。对这样一批新发现的语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待进一步加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不断深入，这批资料的语言学价值将不断彰显出来。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B 类重大项目，2002 年 5 月立项，当时主持人为董琨。2003 年 5 月，本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简帛文献语料库》的建设开始进行，主持人为姚振武。2004 年 3 月，因原主持人另有任务，《简帛文献语言研究》项目主持人改为姚振武。

从 2003 年 5 月至 2005 年 5 月，本课题组成员的主要精力放在《简帛文献语料库》的建设上。这一工作，原本不在课题设计之内，然而却是本课题必要的第一步。简帛文献浩繁而分散，收集整理实属不易，文献的制图、录入、造字等工作量大，技术难度高，课题组成员克服人员紧、资金少的困难，团结协作，坚持不懈，乃告初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孟蓬生同志在电子化技术方面，王志平、阎征同志在资料的收集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依据现有公布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外规模较大、搜集较全的一个简帛文献语料库。

2005 年 5 月开始，本课题组成员开始以《简帛文献语料库》为依托的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至 2007 年 9 月课题基本完成，近 30 万字。

上古汉语名量词地域分布初探

姚振武

名量词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关于上古汉语名量词的地域特征，学界过去很少注意。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考察。

本文的考察实际只是东周至西汉时期汉语名量词的地域分布情况。从殷商及西周的语言材料中，我们很难看出名量词地域区别来，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一时期名量词本身尚处于萌芽状态，数量很少；二是这一时期语言材料地域性较为单一，不足以呈现区别。东周以降，典籍数量骤增，名量词大量增加，用法也日臻成熟，这就使考察其地域特征成为可能。尤其是最近 100 多年来，大量的战国及秦汉简帛出土，这些简帛名量词丰富，地域分布广，且未经后人更改，是考察名量词地域分布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根据考察结果，上古汉语名量词大致可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临时量词。所谓临时量词（如杯、筐、车等等），又常称为“容器量词”，性质有时与度量衡量词中的容量词比较接近，而且时间越早，二者的界限越模糊。

关于名量词，高名凯说：“这种虚词，有的人，如戴遂良称之为别词（spécificatifs），因为它的作用在于表示各事物的特别的性质。另外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则称此种虚词为类词（classificateurs；classifiers）。陆志韦曾提议称此等虚词为‘助名词’。”^①王力、吕叔湘称为“单位词”。^②这种不同名称，是对同一种事物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理解造成的，

①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商务印书馆，1986，第 160 页。

②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45，第 116 页。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第 129 页。

都有一定道理。

汉语的名量词绝大部分是从名词发展来的。一般认为汉语名量词在甲骨文中就已存在。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在魏晋以前，汉语“单位词还没有从名词中分化出来，只是名词中的一小类”^①。这种观点确有其道理，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很难从语法功能上把名量词与名词截然分开。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即便把所谓单位词看做名词中的一小类，也还有一个与其他类名词的划界问题，问题其实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集体量词、容器量词的产生，与人类的基本生活密切相关。例如液体，如果要计数，就非得通过计量的方式才行，于是生活中的容器自然就成为了量词。群体，如果要计数计量，也非得有集体量词（单位词）不行。我们相信，集体范畴、容量范畴的表达是各种语言通常都有的，当一个语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度量衡量词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唯独个体量词，并非人类语言所必有，而只是汉语以及其他汉藏系语言所特有的。因此我们的考察重点放在个体量词上。

关于个体量词的性质及其产生过程，过去较少探讨，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注意甲骨文的以下句式：

- A. 动名：登人（《合集》7330）^②
- B. 数名：三千人（《合集》6642）
- C₁. 动名₁+ 数名₂：俘人十有六人（《合集》00137 反）
- C₂. 动名₁+ 数名₂：执羌十人（《合集》496）
- D. 名₁+ 数+ 名₂（量）：羌其十人。吉（《合集》26911）

A 式是古汉语最基本的动宾结构形式。B 式是古汉语最基本的计数方式之一，其“名”由于有可数性，它与“数”结合，不可避免地有了量的范畴，或者说量的范畴已隐含在“名”里，使这个“名”具有了语义双重性。C 式是 A、B 两种句式的结合。C₁ 式的名₁ 和名₂ 同形，C₂ 式的名₁ 和名₂ 不同形。值得注意的是，C 式的结构是“动名+ 数名”，而不是“动+ 名数名”，这是我们认为 C 式是 A 式 B 式结合产物的主要理由。

我们认为，C 式中的“名₂”，实际就是汉语个体量词的最初阶段。这

① 郭锡良：《从单位名词到量词》，见《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

②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以下简称“《合集》”。数目字为《合集》中甲骨的编号。下同。

可以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方面来说明。从组合关系来说，在 C_1 式里，由于两个相同的“名”同时毗邻而现，这就使二者的语义有了分化的可能甚至必然。其结果是，“名₂”的“名”范畴由“名₁”来承担，而“名₂”则只有“量”范畴了（或者说量词化了）。黄载君说：“甲文还出现‘俘人十虫六人’，第一个人是名词，而数词后加‘人’就只能属于量词。”^① 洪波也指出：“这种结构出现以后，后一同形名词立即成为羡余语素，因而发生虚化，成为类别词的初始形式。”^② 二位所言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认为 C_1 式又可以表述为“动+名₁+数+名₂”，其中“名₂”是汉语个体量词的雏形，也是关键阶段。在 C_2 式里，“名₂”与“名₁”不同形，“名₂”的量词性更为明显。上述“分化”使得“名₁+数+名₂”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于是有了 D 式。 C_1 、 C_2 式在甲骨文中多见，D 式很少见，当是晚出的受限制的格式，从其后的表现来看，通常出现在“账单”类的材料中。表面上看它是独立的，实际上它很可能承前省略了动词，或至少有一个类似“有”的存现动词隐含着，因此它实际上是 C_2 式，不妨描写为“(动+) 名₁+数+名₂”。总之，只要它前面动词一显现，“名₁”在结构上立刻属于动词，成为 C_2 式，直到现代汉语中依然如此（如“种树三棵”、“吃饭三碗”之类）。这是它的“胎记”。

从聚合关系来说，殷商时期汉语容器量词、集体量词的出现一律采取“(动+) 名+数+名(量)”的形式，与 C 式中“名₂”的位置完全一致。这当然给“名₂”的个体量词化以巨大的类推力。例如：

(1) 夷贝十朋，吉。(《合集》29694)

(2) 王令寤(寢)蓐(农)省北田三(四)品。(寢农鼎) 殷代

(3) 丁酉卜，贞：王宾文武丁伐三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
(《合集》35355)

(4) 其登新鬯二升一卣王[受又] (《合集》30973) ^③

① 黄载君：《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中国语文》1964年第6期。

② 洪波：《汉语类别词起源初探》，见《坚果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按：洪波所言“类别词”，就是本文的个体量词。

③ 此“升”《甲骨文合集》作“𠂔”，《殷墟甲骨刻辞类纂》释为“必”，从用例来看，也是一个容器量词。

册，本表两串相连的贝，用作集体量词，具体数目不定。“品”是种、类的意思。卣、升是所谓容器量词。

个体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以C式中的“名₂”为起点，有的“半途而废”，有的早熟但也早遭淘汰，有的最终发展成为成熟的个体量词。作为对汉语个体量词起源和发展的考察，所有的“名₂”原则上都应纳入我们的视线，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日后走向成熟的个体量词。因此我们把“名₂”当做个体量词看待。而把C₁中的名₂看做名₁兼做自身的个体量词，这是个体量词产生初期的基本形式，类别性比较低，概括性也不强。可以说，能否在C式中充当“名₂”是本文衡量个体量词的一个标准。以后发展出来的“数+量+名”，其“量”的位置当然更是名量词的基本标准。

下面我们把东周至西汉时期的语言材料大致分为西北部、中东部和南部三大地域来考察。西北部资料主要是西北地区汉代简牍，中东部的资料主要是传统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传世文献和该地区出土的简帛文献，南部主要是楚地资料，包括楚地简帛，还有《庄子》、《楚辞》等比较典型的传世文献。就名量词而言，简帛资料中的遣策、簿籍、账单之类地域性比较强，而典籍类的地域性就相对弱一些，其中有一些当时就流传甚广，可能已经过相当的整理。

名量词的分地域考察，仅仅是个尝试性的开始。一分地域，相关材料有时就显得不足了，有的甚至只有一两例，所属地域也许就不很靠得住。这只能有待将来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随时调整了。

一 上古个体量词及其地域分布

降及东周，“田、牛、羊”等名词兼任自身量词的现象大致消失，这标志着个体量词走向成熟。西周原有的量词，“伯”“𠄎”“反（𠄎）”“金”已基本不再用，“人”“乘”“两”“匹”“夫”则继续使用，对于这些量词在东周至西汉时期的使用情况，将在下面分别说明。

下面分为只见于中东部地区的个体量词、只见于西北地区的个体量词、只见于南部地区的个体量词、同现个体量词等四部分。同现个体量词主要是指三地域同现，或中东部、西北部同现，或中东部、南部同现等情

况。同一个量词如果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用法，一般放在“同现个体量词”中说明。

（一）只见于中东部地区的个体量词

个 例如：

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左传·襄公八年》）

庙门容大扃七个，闾门容小扃三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三个。（《周礼·冬官·匠人》）

“个”称车，很少见。

驷 称四匹马拉的车。例如：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孙子兵法·作战》）

皮 称牛羊，只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仅一例。

屠牛羊彘千皮。（《史记·货殖列传》）

“皮”又可称皮衣，也仅一见：

狐貂裘千皮。（《史记·货殖列传》）

蹄、足 称猪、羊、牛等。这种个体量词与所称对象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四对一，即四蹄（或足）相当于一个个体单位。例如：

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史记·货殖列传》）

这种用法似只见于《史记·货殖列传》。

本 称树木。例如：

然后瓜桃李一本数以盆鼓。（《荀子·富国》）

树 称树木，只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例如：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史记·货殖列传》）

胾 同“臠”，称肉块。例如：

尝一胾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

章 称诗篇、文章等。如：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史记·高祖本纪》）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章”又可称树木，仅一见：

木千章，竹竿万箇。（《史记·货殖列传》）

编 称席子之类。例如：

或取一编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编”作为个体量词，先秦很少见，《左传》中仅以上一例。

员 称典籍，很少见。例如：

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商君

书·农战》)

《说文》：“员，物数也。”段注：“本为物数，引申为人数，俗称官员。”书称“员”仅此一见，乃后世个体量词“员”的先声。

锺（堵） 称钟。只见如下一例：

盥（铸）辞酥锺（钟）二锺（堵）。（邾公鞮锺）春秋晚期

邾公鞮锺凡四器，这一句全同。

鼓 称“垒灶”，两见于《墨子》：

屯道垣外术衢街皆为楼，高临里中，楼一鼓垒灶。（《墨子·号令》）

垒灶，亭一鼓。（《墨子·杂守》）

孙贻让《墨子间诂》：“亦言每亭为一垒灶。《号令》篇云‘楼一鼓垒灶’。”

邑 称邑。例如：

戾（侯）氏易（赐）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鞞罇）春秋中期或晚期

（二）只见于西北地区的个体量词

骑 称供骑使的马匹，例如：

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百骑（《敦煌》1361A）

纸 “纸”作为个体量词在西北汉简中仅见如下一例，所称物不详。

五十一纸重五斤（《居甲乙》306·10）^①

羽 似乎只限于称“矢”。例如：

蛮矢六百 卅七羽 敝千斥呼 三百九十七完 其九十五羽完千斥
呼 六十一羽 敝千完（《疏勒河》*246）
彙矢七羽币。（《居甲乙》45·14）

支 称条状物，不多见。例如：

布单卷百五十二支（《疏勒河》329）
具弩二矢六十支（《居甲乙》280·12）

封 封缄的信函曰“封”。西北地区常见，不见于中东部及南部。例如：

皇帝囊书一封，赐敦煌太守。（《悬泉》简一一〇）
出书四封 其三封□□□□郡守府 八月辛酉 其一封□□□□□
（《疏勒河》519）

件 称羊皮，有如下两例：

用羊韦八十三件（《居新》40·6B）
羊韦五件 中舍囊一传完封（《居新》65·118）

頭 称牛和羊等，称羊是“匹”所未见的。例如：

牛二頭（《居补》121·21）

① 本文所引汉代简牍，《居延新简》和《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绝大部分为西汉简，少数东汉初年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和《敦煌汉简》则统属两汉，笔者尚未见进一步分别其年代的研究资料。其余均为西汉简牍。

出羊一頭（《居甲乙》413·6A）

出角一頭（《居甲乙》80·22）

“頭”还可以称鱼，这似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现象。例如：

今自买鱼得二千二百黍十頭（《居新》44·5）

鲍鱼百頭（《居甲乙》263·3）

（三）只见于南部地区的个体量词

箇 称竹子。

一日伐竹六十箇。（《张家山·算数书》）

八寸竹一箇为尺五寸简三百六十六。（《张家山·算数书》）

“个”和“箇”后来合并了，但在东周秦汉间是有区别的，“个”出现较早，所称较广，“箇”不见于先秦，只出现在楚地的汉代简帛中，且只称竹子。

果（颗）

干薑（姜）二果（颗），十沸，杼置瓮中。（《马肆·五十二病方》）

按，个体量词“果（颗）”在《马肆·五十二病方》很常见。在西北地区汉简中，仅《武威汉代医简》中有“付子卅果”二见。考虑到医方的特殊性（比较保守、稳定），“果（颗）”可能是南部地区或至少主要是南部地区的说法。

廷（挺） 细长物为廷（挺）。例如：

伤者，以续【𠄎（断）】根一把，独□长支（枝）者二廷（挺），